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一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一

硃批李衛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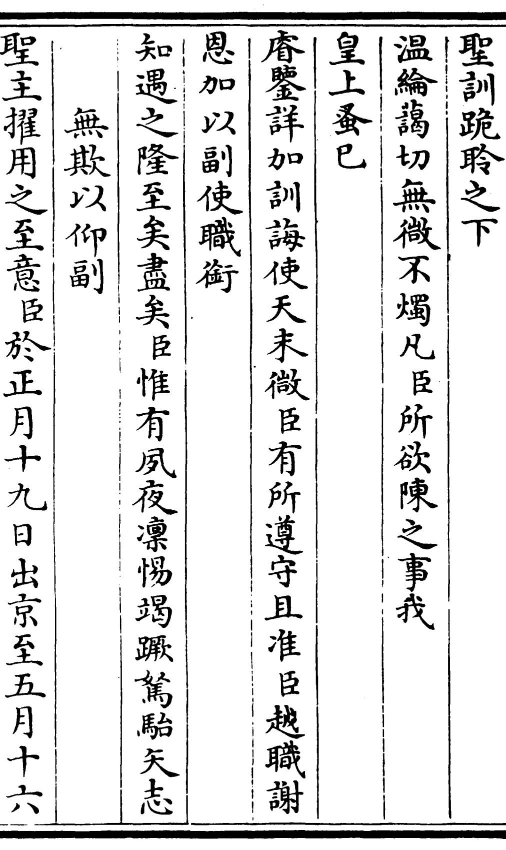
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至愚極陋蒙

聖祖仁皇帝拔擢深恩涓埃未報更蒙

皇上召見特授今職於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恭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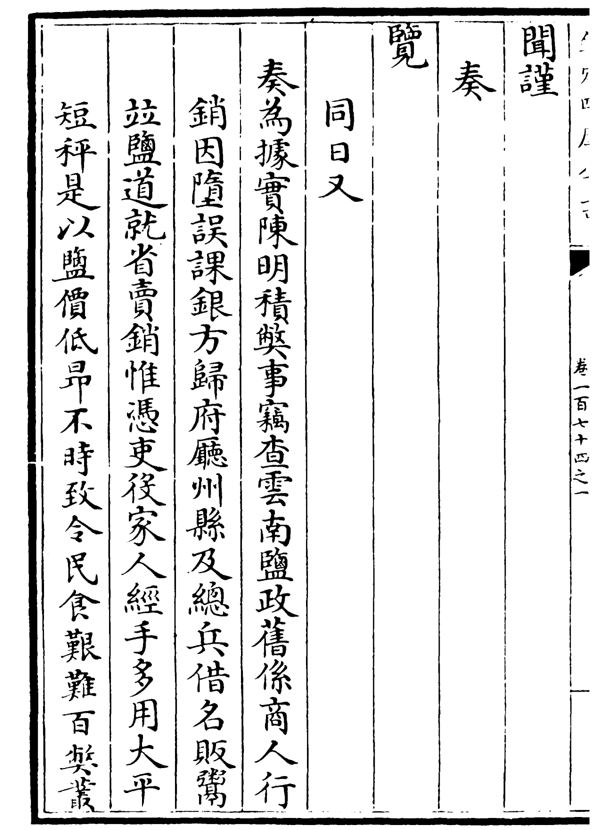


聖訓跪聆之下
溫綸藹切無微不燭凡臣所欲陳之事我
皇上蚤已
睿鑒詳加訓誨使天末微臣有所遵守且准臣越職謝
恩加以副使職銜
知遇之隆至矣盡矣臣惟有夙夜凛惕竭蹶駑駘矢志
無欺以仰副
聖主擢用之至意臣於正月十九日出京至五月十六

日入雲南界之平彝縣由霑益等三州經過此處
天下大矣豈盡沃壤自應有此等處是所謂瘠土之民
地近貴州山多田少小民衣食維艱目下幸得時
正賴地方各官善於撫恤令其得所
雨秧苗俱已栽插至嵩明州離省一百餘里田地
向後如何遇便據實再奏以聞
頗廣居民稠密正值雨澤愆期秧田大半未栽二
十二日臣至雲南省城督撫設壇祈雨臣先到總
督衙門容將面奉
諭旨傳與督臣高其倬跪聆欽遵感激涕零又到巡撫
衙門亦遵將面奉

諭旨傳與撫臣楊名時遂問
皇上聖明所行之政臣一一說知二十四日臣到任視
事即日大雨嗣後每日一二次不等至六月初八
日稍晴田野霑足查看布種將次完畢惟省西一
二處得雨稍遲現在趕種秋禾臣抵任即當具
奏因鹽務日久頭緒紛繁地方遼濶情形未能周知
頻動驛馬斷乎不可一者勞擾郵遞二者道員階級無
又恐路遠頻動驛馬故不敢冒昧上
奏達之分若齎摺頻仍上官聞知必至生疑假使汝職
聞今到滇將及一月細加查察頗知大槩謹繕寫節畧

不兼驛務即一二次亦不可行
另具二摺開呈
所奏業已明晰銅鹽二事朕經降諭該督撫飭令詳議
睿覽俟臣徹底查清再將詳細分晰具
汝既胸有成竹將所知所見向督撫臣披露誠悃剖悉
奏今先差家人進摺嗣後如遇平常事件封附督撫
無遺伊等自當合詞奏聞於朕也
便人帶
奏倘遇要緊應
奏之事仍遵
緊要事務則可泛常不宜輕動尤不宜數
旨差家人馳驛進摺交怡親王轉
奏所有臣抵滇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據實陳明積獘事竊查雲南鹽政舊係商人行銷因隳誤課銀方歸府廳州縣及總兵借名販鬻並鹽道就省賣銷惟憑吏役家人經手多用大平短秤是以鹽價低昂不時致令民食艱難百獘叢

生總屬先私後公有利則衆人瓜分虧缺反算作正項奏銷槩多捏造庫内實在虛懸種種積弊難以枚舉揆厥所由初被原任廵撫吳存禮加派餘銀將及十萬多煎私鹽隳誤正課復被原任總督蔣陳錫廵撫甘國壁相繼效尤雖不過甚然亦誤公害民臣正在查對交盤頭緒未清據署驛鹽道今陞湖北按察使蔡起俊稱除糸出前道沈元佐虧空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已有著落此外尚有各

蔡起俊居官何如隨便奏聞

官掛欠十萬餘兩臣思錢糧關係甚重不便虛懸
從前侵蝕之人理應分賠但吴存禮已經革職回
京蔣陳錫業已病故又有山東之案未結甘國壁
現在軍前惟有署總督印務原任提臣張文煥在
任將及年半得過鹽規約有三萬且收節禮必要
雙分勒令屬員多拜門生贄禮動則盈千臨行載
去十餘萬兩致損全省元氣實負
國恩或可著張文煥吴存禮分賠數萬兩其餘再為

設法追催完結臣不敢草率叅

奏合先預為請

旨再甘國壁任内將黒鹽井地方挖出新井一處每年可煎鹽五六十萬斤不等儘可抵補黒井加增鹽課缺額不敷之數竟被從前各官通同瓜分反着白鹽雲龍二井帶煎黒井加增額鹽又將順寧一府及雲州一州買食苗鹽之土民每年二處共派銀二千兩幇補白井課銀府州私徵在外若得隱

匿之新井作為官物自能足課何用彼此互幫相

應據實

奏明此後不用那移混幫容臣親往查察倘果如所

奏明此後不用那移混幫容臣親往查察倘果如所

此事查勘明白呈詳督撫會奏以聞

聞則白井尚可加額於錢糧有益再白鹽井與別

處不同數里之內居民刨挖土坑皆能得水煎鹽

名為沙滷所出甚多雖有巡查土兵五十名俱係

彼此勾通任其盜賣前道沈元佐任內詳明督撫

差家人收買沙滷所煎私鹽不下百萬每百斤止

發價九錢州縣各官希圖比官鹽價賤每百斤願
出現銀一兩六錢所得盈餘上下分肥因滷非官
井所產萬難盡除其弊今欲不買勢必偷賣與小
販定誤正課關係匪輕臣再四思維莫如據實
奏明委官收買並令嚴行查禁盜賣之弊除還原本

甚好

外將盈餘留充兵餉或修築城垣或買穀備賑於
公事皆有裨益再黑井發鹽上省每百斤外加秤
頭鹽五十斤總督高其倬到任裁去十六斤尚存

三十四斤舊例每百斤加小販秤頭十斤沿途擦損三斤零鹽二十斤內又該加秤頭二斤又應補從前減價鈌額鹽十斤併總督食鹽五斤巡撫四斤鹽道二斤此三宗在督撫道盈餘之內前道沈元佐三十四斤之外又私壓秤頭四五斤係脚夫賠墊情堪憫惻每年約得萬金臣斷不敢為合併聲明再臣聞總督高其倬云我止收過鹽務盈餘銀一萬七千餘兩作賞兵等項雜費從前曾

果能如是公康自律必蒙
上蒼賜佑勉之

奏過聖祖仁皇帝已經將原摺進呈今自應仰體凜遵又巡撫楊名時云每年有五萬二千鹽規內有六千我不曾要止收四萬餘兩為賠墊敝課併從前軍需等語但查歷來鹽政係巡撫專責總督不過統轄大槩雖皆有剔弊之心無如屬員陽奉陰違流毒至今其督撫現在所得陋規已經說出此外無多況總督高其倬居官清正

凡督撫輩類斯奏摺朕悉置之不問但向伊等責成是當二字從古有治人無治法督撫專閫一方設若不顧名節貪得無厭豈規矩準繩所能限量者似此飾詞美聽以為無隱朕殊不信總之鹽務陋規孰多孰寡朕久經洞悉已有諭旨令該督撫會同議奏矣

實心政務慎重地方並不受賄
題官除鹽規外止有藩庫平頭及兩省土稅數千兩
朕因知伊居官為人俱好所以寬其前罪仍予留任
無甚出息且有賞兵幫補軍需公費各官節禮不
高其倬尚不克當此少覺軟懦偏於自為
收止留門包或土儀些須實督撫中難得者也臣
忠誠奉公何在職分之大小當竭力奮勉以圖上進
本微末道員受
恩深重何敢隱人之善惟見其任用屬員頗欠識人之
明然不甚假權尚不能為害所有鹽規一萬七千
餘兩應否准給養廉之處

洪恩出自
爾等公議可也
皇上密諭臣知以便遵行再巡撫楊名時居官不失書生之度心有餘而才稍平節禮不收為人古道亦無識人之明鹽規雖得四萬餘兩聞從前軍需銀廠果有賠墊不曾加派地方此外惟有藩庫平頭併銅務些須土稅等項然滇省百姓亦皆感激因向來折徵兵米等事俱有加派每石州縣多收銀七八錢一兩不等從前有督撫陋規數萬被巡撫

楊名時自奉學差以來歷任聲名頗好因有公用賠墊裁革止准一二錢為地方公費是以小民稍安但不能無取諒伊嗣後自然節減目下軍需將完似不宜全留如許鹽規應否准給每月一千兩為養廉之資或留與二萬兩之處伏

侯

亦如前諭爾等公同酌議

聖裁密諭遵行令督撫二臣受

恩深重俱各盡心供職邊省地方任用得人無煩

聖慮因奉有著臣查奏之

奏內皆言所當言而且公直不誣朕甚嘉之第凡抱負

諭旨故敢冒昧直陳再查鹽道衙門從前各道凡收兑

氣緊不昧天良之人每有涉於孟浪偏於褊急藐視之人之疵戒之勉之

鹽課銀兩俱用大平每百較藩庫重二兩有餘給發馱運脚價及各井竈户柴薪工食每百短平二三兩不等扣尅在外以致百姓畏懼馱運不前竈户煎鹽柴薪缺少是以隳誤正課復加追呼徒害小民尤病竈户此收發之中一進一出雖有盈餘一二萬兩臣何忍蹈其故轍已經將天平與藩庫較準出進皆一使竈脚兩户無可藉詞或者從此正課不致隳誤亦未可定向來脚户運鹽到省每

百斤連加秤頭脚價止給七錢除去扣平與分拆戥頭人畜往返十有餘日盤費多不足用所以兆差拏不運因此與督撫商議每百斤添銀一錢每發脚價百兩外加分拆戥頭銀四兩再省城行銷之鹽每百斤三兩一錢且用高平秤收及經舖戶轉賣小販搬運到鄉按以遠近脚價每斤賣至四五六分不等民多淡食今酌量減去一釐照三分一斤發賣不加戥頭方行禁約數日內鹽價稍平

以上數條俱用鹽道衙門所餘鹽規抵補臣仰遵

聖訓擇其害民尤甚者稍加變通不敢遽然更張其餘

好

細事亦毋庸煩瑣惟須操持堅定黽勉力行耳

一切盈餘應去應留細數俟徹底查清再為開單

分晰具

奏所有鹽弊大槩情形先行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爾為人剛直居心莅事忠誠勤敏朕所深知但防太過莫患不及百凡處加詳加審方無鹵莽之失覽所奏數摺實具一片血誠毫無顧避且其中分析款項井井有條甚屬可嘉殊不負朕一番識拔所慮者爾以少年鋒鋭之氣而兼報效情殷於上司僚友中過於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狂縱之譏則又非朕期許之意也事事務宜周詳謹密即一切章奏所奉批諭不可令一人知聞慎勿藉此作威誇詡於衆惟秉公據理而處之以謙能如

是則在上者自蒙見重在下者亦必傾服庶免以氣陵人之咎將來底於有成否則鮮有不蹈倚才傲物僨轍者勉之慎之切諭切諭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敬陳地方情形事竊臣欽遵

諭旨查得雲南一省地極西南疆圉遼濶土漢雜居山多田少陸皆上下坡嶺水則舟楫難通幸民淳俗

普天率土莫非託賴
簡咸遵
聖祖福庇而已外臣中懈弛者十居八九豈止滇南一省
王化但歷來服官此地者每多因循歲月習於安逸不
為然爾其竭力勸勉除此積弊
以教養為事此邊省文官之積病也至於鎮協將
率皆如是朕正在留心整頓
弁滇南所設尤多大槩操練稀疎抑且勞逸不均
凡防汛坐塘兵丁護送餉鞘差使頻多往來道路
盤費艱難而在督撫提鎮本標及隨征等兵多係
膏粱出身坐食官餉除跟班之外毫無所事且伊
等援引有資衣馬鮮明較之當差窮兵拔補千把

甚易臣請嗣後再有千把缺出作何分補之法

洪恩出自

聖裁庶幾窮苦兵丁亦有上進之期自當銜感報效而

逸樂士卒亦知勤勞為功再雲省更有山僻府治

設兵無幾竟或有千把防守不足彈壓請

敕下督提二臣作何分别斟酌相地調防兵弁均設則

府治有所倚賴矣再臣曾□

奏魯魁山有賊民楊李二姓時常為害地方騷擾交

趾恐啓邉釁等語今聞附近居民共出銀兩倩一
土頭目把守隘口並帶領土兵保護鄉村此輩亦
屬賊類然目下暫頼禦防俟設有善處之法再為
具
奏臣更有請者從前滿兵過滇頗累地方亦有州縣
藉端虧空者今聞不日凱旋恐仍照從前額外應
付不惟邉省難支抑且勞苦百姓懇乞
皇上敕下帶領滿兵大員嚴禁士卒不許騷擾則邉民

安堵永頌
洪恩於無疆矣再文武官賢否臣雖到任未久不能週
知但有穢聲載道共聞共見者何敢隱諱如楚姚
鎮總兵劉俊傑不肅官箴營心壟斷擡高價以賣
鹽開錢舖以扣餉兵民怨騰又聞將逃兵有孕之
妻鎖拏進衙立刻賞人種種惡蹟難以枚舉臣與
劉俊傑素不謀面茲無嫌隙然既有所聞敢不入
奏文官內有大姚縣知縣吴繩武貪婪科歛聲名不

好已被民人揭告多款督撫批司與臣會審在案更聞有趙州知州陳士昂賣鹽加倍取利居官聲名甚劣其餘府廳州縣亦有為害地方者俟查明

再

奏外現任學道張謙前為刑部郎中頗有聲名今在學政任內取士公明操守廉潔再提督張谷貞雖則年老聞其居官安靜尚未面晤其人已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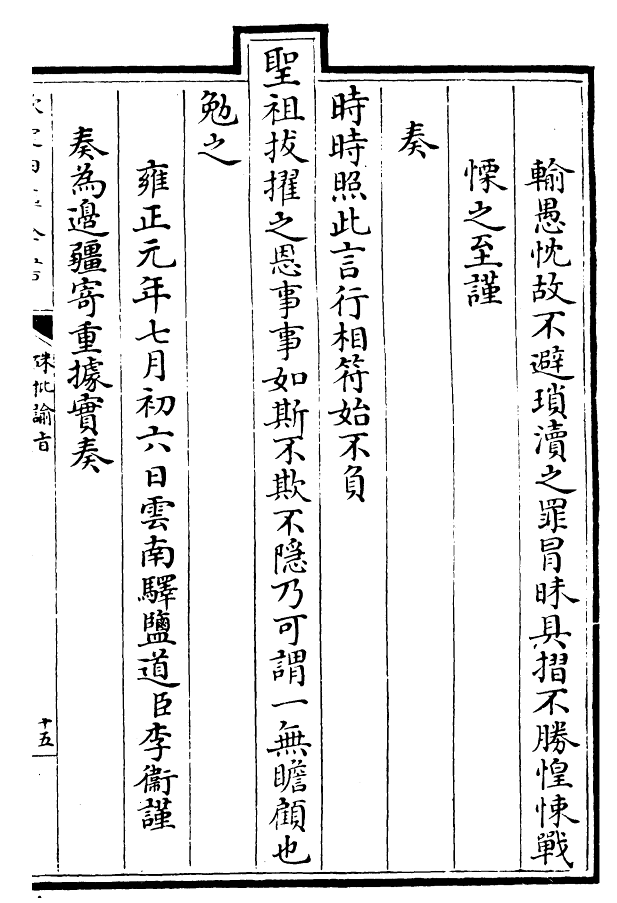
皇上留任供職自必殫心報效其餘文武好官雖聞有

人因無實績恐盜虗名不敢妄
奏至於驛遞之設尤關緊要其夫馬工食豆草等項
俱各無甚虛冒惟有進本齎揩差役常多索馬匹
希圖夾帶私貨已曾奉有
皇上諭旨洞悉隱微臣又查出一二次面稟督撫業經
嚴禁但每年四季有驛鹽道扣存部費銀二千兩
除造冊與上京盤纜茲提塘雜費止用四百兩外
向存一千六百兩係臣衙門陋規臣若染指絲毫

萬難剔除積弊查舊例每站額夫一百名遇有多用者俱派鄉民有誤農事臣將此項銀兩捐出存庫如遇大差用夫過百名之外即動此銀雇募以免地方派累之苦伏念臣孤立滇南惟知潔已自持雖督撫相待甚優同官司道亦皆和衷但諸事不知避諱未免羣情忌嫉然

聖明在上臣亦止知有

君餘無所顧以上三摺實因路遠事繁非披瀝上陳難



輸愚忱故不避瑣瀆之罪冒昧具摺不勝惶悚戰

慄之至謹

奏

時時照此言行相符始不負

聖祖拔擢之恩事事如斯不欺不隱乃可謂一無瞻顧也

勉之

雍正元年七月初六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衛謹

奏為邊疆寄重據實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至雲南省會六月十
九日具摺將到任緣由並鹽務利弊及地方情形
差家人馳驛齎
奏但鹽弊日久剔除非易必使
國課充實邊氓有益方可稍盡厥職幸督臣高其倬
居心寡欲同撫臣楊名時協恭黽勉使臣得以盡
力興除仰副
皇上勵精圖治之至意臣自抵貴州地界即聞傳頌總

督賢名初尚以為未確及親見其行事果能正己
率屬寬嚴並濟兵民咸相感服抵任雖近一載同
撫臣楊名時革除科派使邊末黎庶稍獲安全今
聞其緣事革職
聖明在上自必念此遐荒要地
特簡大員以作邊方保障臣何人斯焉敢妄瀆
宸聽但兵民士庶愴惶依戀有不忍捨去之狀若非平
素愛戴情深斷難及此臣目擊攀留情形並不同

尋常故套自揣微末道員受
恩深重惟知潔已自持既不敢避嫌遠怨寧復藉此趨
迎實因地方緊要起見故不辭斧鉞之誅冒昧具
奏倘蒙
聖主格外天恩俯念凋敝軍民顧望情殷將督臣高其
倬帶罪留任則一二年間邉氓元氣可以漸復而
於巖疆更有裨益矣為此繕摺奏
聞臣不勝悚懼待罪之至謹

奏

如是督臣豈待保奏始予留任耶

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衞謹

奏為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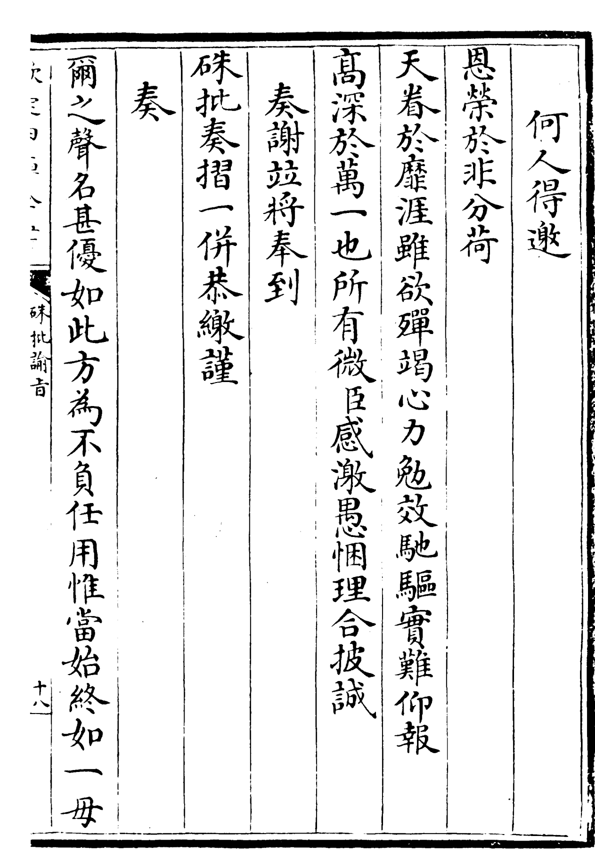
天恩事竊臣微末外吏叨蒙

聖主格外殊恩毫無報效謹於抵任後將鹽務利弊地

方情形具摺冒陳嗣因督臣高其倬離任復不自

揣頻瀆

聖聰實由臣愚昧無知罪何可逭乃蒙
皇上不加譴責曲賜寬宥天高地厚之
恩已出分外復蒙
欽賜御硯
綸音温煦於九月二十一日跪接到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敬瞻
硃批訓諭諄詳字字皆令臣省身免過敢不兢惕凜遵
即家人父子亦難望成全造就至於若此臣自顧



何人得邀

恩榮於非分荷

天眷於靡涯雖欲殫竭心力勉效馳驅實難仰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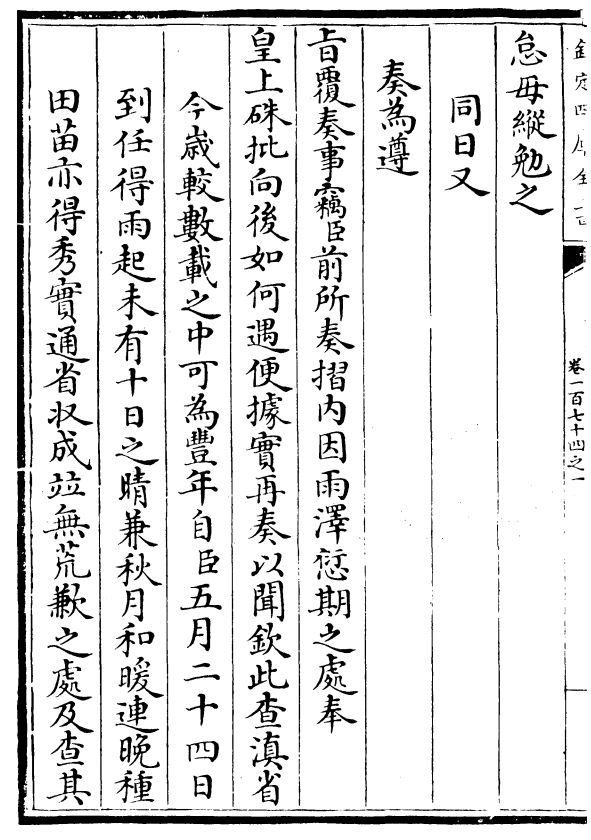
高深於萬一也所有微臣感激愚悃理合披誠

奏謝並將奉到

硃批奏摺一併恭繳謹

奏

爾之聲名甚優如此方為不負任用惟當始終如一毋



怠毋縱勉之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前所奏摺內因雨澤愆期之處奉

皇上硃批向後如何遇便據實再奏以聞欽此查滇省

今歲較數載之中可為豐年自臣五月二十四日

到任得雨起未有十日之晴兼秋月和暖連晚種

田苗亦得秀實通省收成並無荒歉之處及查其

分數山田自六分起至八分止水田自七分起至

以手加額覽焉

十分止現在收穫大半米穀價值日漸平減又臣

所奏鹽務摺內奉

皇上硃批蔡起俊居官何如隨便奏聞欽此查蔡起俊

臣素未與伊識面自到任後見其行事類多言過

其實詢其居官才固有而用非以正性狡猾而操

守不足然喜功好大勇於任事如連年西藏興師

從前總理軍需者不堪上

聞惟蔡起俊不避勞苦盡心行走毫無貽誤實滇省進

公

藏文官内首推之員至其護理臣鹽道印務聲名

平常在任八月連驛站捐納共收取盈餘銀三萬

七千八百兩零及交盤之際查出内有接賣前劾

道沈元佐雜款鹽價秤頭等項銀一萬四百八十

餘兩亦作為盈餘收去外有因公那動課銀及預

收不應得之項共欠一萬八千兩其交盤冊開載

代為煎鹽抵補但滇省歷來彌補虧空全賴黑井

有原任巡撫甘國璧隱匿私井並白井沙滷兩處
餘鹽作抵今俱經臣奏
聞入官無可煎補理宜將蔡起俊所得盈餘追出抵課
已取有自認押結約於到湖北臬司新任送還故
不得不據實開載交代冊内除此項有著並臣徵
收雍正元年課銀不開外其各官掛欠皆係節年
奏銷報存實欠之銀臣抵任以來業經追出舊欠
七萬四千八百兩零其餘現在接徵内有五萬餘

兩乃係各府州縣流交虧空官經數易事隔遠年且多有揑造民欠而實無可催追者若不嚴查從

是極

前勒索侵婪各官令其分賠此項終屬虛懸臣已經審出一二件有原任巡撫甘國壁得過已叅原任鎮南州知州陸應幾及南安州知州王志正酬謝委署那動鹽課歷歷有據此二員因審追虧空供吐實情而甘國壁之子尚在滇省聞知願還原銀尚未交庫又前任藩司金世揚亦得過陸應幾

酬謝委署邪動鹽課更有陞任貴州巡撫時所遺
虧空庫帑二萬六千兩因係前道沈元佐護理藩
印新官不接交盤曽將鹽課銀照數代墊後到貴
撫任内止還沈元佐銅十五萬斤抵銀一半已經
查出押令變賣還項尚欠一萬有奇又原任學道
張學庠曽替蔣甘二臣過付得過陸應幾酬謝邪
動鹽課六百兩據此則各官虧空之由可知除張
文煥貪吞之處容告督臣另行指叅外聞從前凡

遇大計委署題陞以及調烟瘴免軍前拜門生等事屬員例有餽獻即係那動錢糧之關頭蔣甘張三任勒費過奢虧空愈大是以庫帑空虛地方凋敝臣目擊心傷不敢煩瀆多

奏其餘行文別省追還遍查止有現任藩司毛文銓於鹽課内絲毫未染至一切瑣屑應行利弊再於

向聞毛文銓官聲甚好今果不誣

敬陳滇省鹽法銅斤等事事案内分晰詳明督撫公同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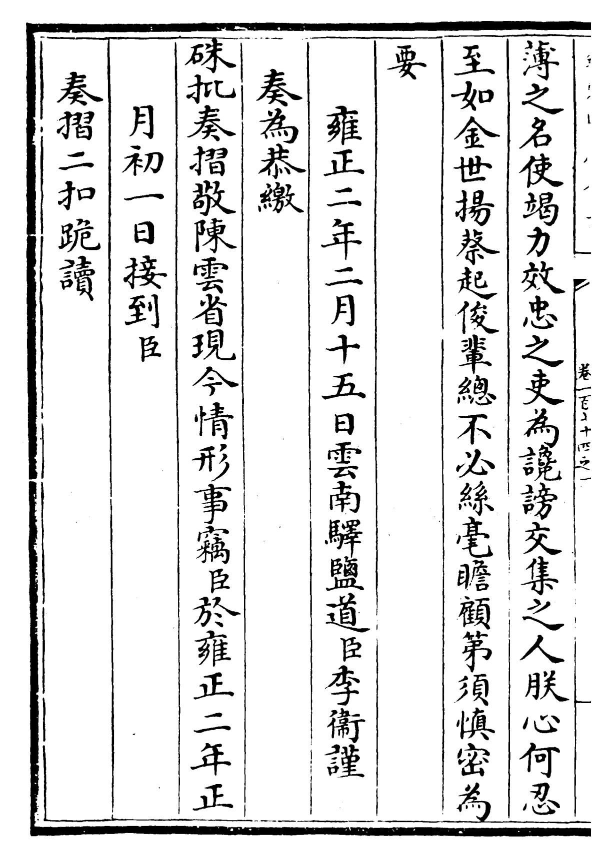
奏合竝聲明以上各屬虧空揑作全完歷年虛懸盈課雖蔡起俊曾經接受交盤實非巳身侵那未便令其全賠如此分别催追庶幾可望清楚以杜虧空之端竝仰乞

天恩格外施仁免究從前各官冒開不實之罪則均戴

大造洪慈於無旣矣為此謹

奏

從前冒開各官若不寛其罪譴𠀋論罵詈必加爾以刻



薄之名使竭力效忠之吏為讒謗交集之人朕心何忍至如金世揚蔡起俊輩總不必絲毫瞻顧第須慎密為要

雍正二年二月十五日雲南驛鹽道臣李衞謹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敬陳雲省現今情形事竊臣於雍正二年正

月初一日接到臣

奏摺二扣跪讀

皇上硃批凡臣所欲言而不敢盡者皆蒙
睿鑒洞燭隱微伏思歷來臣子即有報效之心每慮難
邀信任苟非納言之職輒至有懷莫白不知臣有
何修得邀亘古未有之
爾之忠誠不特見知於朕早應感動
知遇以一介小臣草莽管見無不上協
上蒼但往往自信天良不昧者率皆任性使氣此種瑕疵
宸衷俯垂
若能不犯方為全品勉之
温諭臣不覺感激涕零夢寐難安圖報無地今通省鹽
務頗有就緒虧空陸續完補現在新開只舊草溪

麗江等井已見成效止有按板抱母兩處鹽井正在委官前往煎辦惟銅廠事務紛繁非逐一稽查不能剔除痼弊然俱在深山遠箐臣一身萬難遍及故協同廣南府知府張允隨料理其人亦小心聞此人官評亦優謹慎才堪任用彼此互相稽查庶無隱漏可增課餉臣前往迤西查看鹽井并地方形勢所有山川險易民情休戚種種利弊稍為整理此臣等分內之事不敢逐件瑣屑瀆

諸凡報效處朕俱洞悉

奏其屬員內貪污廢弛者已公同兩司稟商督撫叅
出十餘員並武弁數名此外尚有迂拙才短者欲
酌量調補各適其宜固善朕意地方雖有繁簡百姓則
叅則惡迹未彰欲留則於地方無益督臣已經分
無異同移賢易愚或恐此感而彼怨審其才具果係不
別繁簡酌量調補次第舉行武官大員內尚有一
堪造就者何用姑息竟行罷斥為是
二廢弛營伍聽督臣查叅其餘各官激勵踴躍者
大慰朕懷
頗多怠荒廢弛者甚少是以地方兵民漸有起色
惟邉省漢猓雜居山多路險易於藏姦前此各土
司之克遵

王化者皆受貪官詐騙不一而足強悍負固者任其殺害搶掠不敢過問淳無勸而頑無懲遏省之不能綏靖職是故耳今臣等深知此弊時時留意將循分守職之土官加意撫恤嚴禁文武衿棍詐騙之端間有強暴横肆者設法查拏令其知有

國法邇來通省安堵不敢仍蹈前轍目下口外現在用兵魯魁野賊善後事宜不得不晝夜籌畫正當今已擢用爾為藩司其協同督撫臣加意料理

滅此朝食之會何敢苟安臣自立春以來忽吐血閱至此

朕甚為廑念已諭怡親王賜藥與汝斟酌試服不可過多諒係急於報效用心太過所致百凡循序量力為之戒除煩躁自然漸愈務宜愛養精神毋事勉强必遵訓諭方不幸負朕恩也

三次仰託

皇上洪福必然不致傷生是以通省事務照舊辦理幸督臣高其倬凡有地方公事無不折節虛懷傳集司道共相叅酌兩司與臣亦和衷協辦俱無彼此之見皆我

皇上用人得宜指示明徹之所致也但通省文武兵民

不僅滇南一省如斯他省亦然整飭地方譬猶治絲徐

地方倉庫被前人朘削過甚元氣損傷一時難以全復臣所夙夜疚心者惟此別無他慮也誠恐過

徐理去方有頭緒地方利弊漸次興除自有可觀原難

未重地上屢

一時促就何必過於憂勞汝既先國家之憂而憂亦當

聖懷謹繕摺奏

思後國家之樂而樂豈得不保重軀體滋培氣血以圖

聞所有奉到

永久為朕宣猷布化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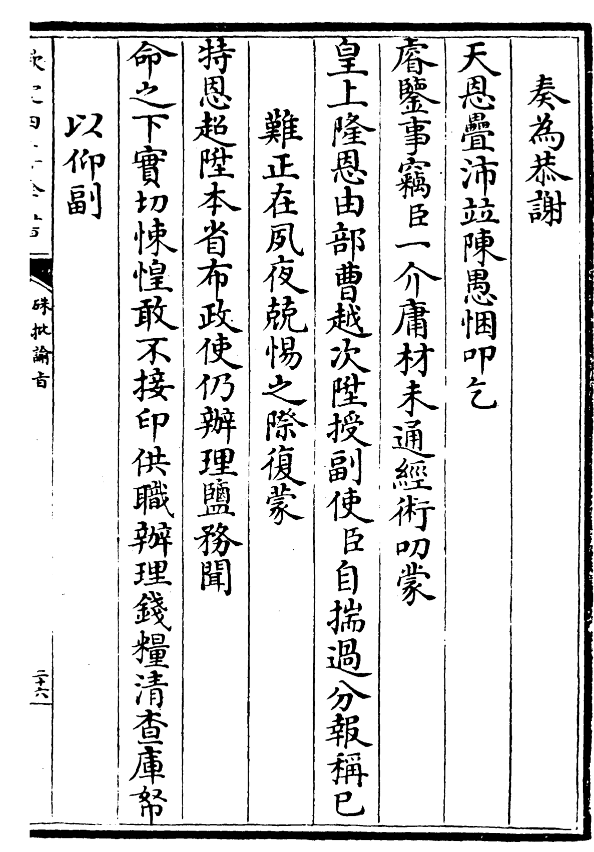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所奏俱詳細批示矣

雍正二年四月十二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事臣李衛謹



奏為恭謝

天恩疊沛並陳愚悃叩乞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材未通經術叨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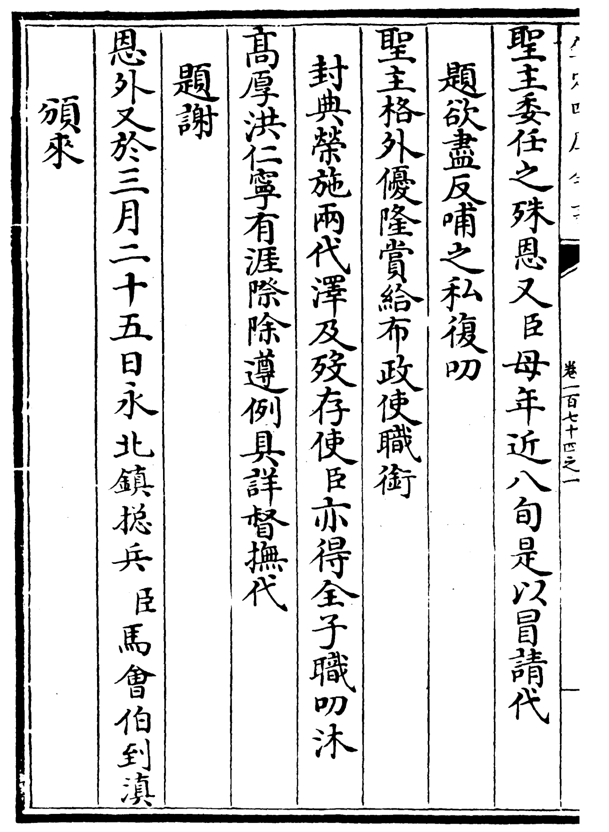
皇上隆恩由部曹越次陞授副使臣自揣過分報稱已

難正在夙夜兢惕之際復蒙

特恩超陞本省布政使仍辦理鹽務聞

命之下實切悚惶敢不接印供職辦理錢糧清查庫帑

以仰副



聖主委任之殊恩又臣母年近八旬是以冒請代

題欲盡反哺之私復叨

聖主格外優隆賞給布政使職銜

封典榮施兩代澤及歿存使臣亦得全子職叨沐

高厚洪仁寧有涯際除遵例具詳督撫代

題謝

恩外又於三月二十五日永北鎮揔兵臣馬會伯到滇

頒來

御書公勤廉幹匾額并揩匣人參貂皮等
恩賜臣隨跪接到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思臣本何知皆凜遵
皇上訓誨俾得漸次成人乃蒙越銜陞擢任以屏藩復
御筆褒嘉光前耀後方寸靡寧況人參貂皮皆
九重進御之物揩匣乃大臣
題奏所需今與督撫提臣一體
榮錫浩蕩

恩榮雖係朕施亦由爾自奮所致

洪恩淪肌浹髓即使捐軀致身難報

高深於萬一何敢辭勞憚瘁少懈心力於晨昏但

切戒血氣稍務和平

知遇之恩如此其深而報效之心不°容°不°慎°尚有愚昧

留心於涵養之道則可為不世出之人材也勉之

下悃謹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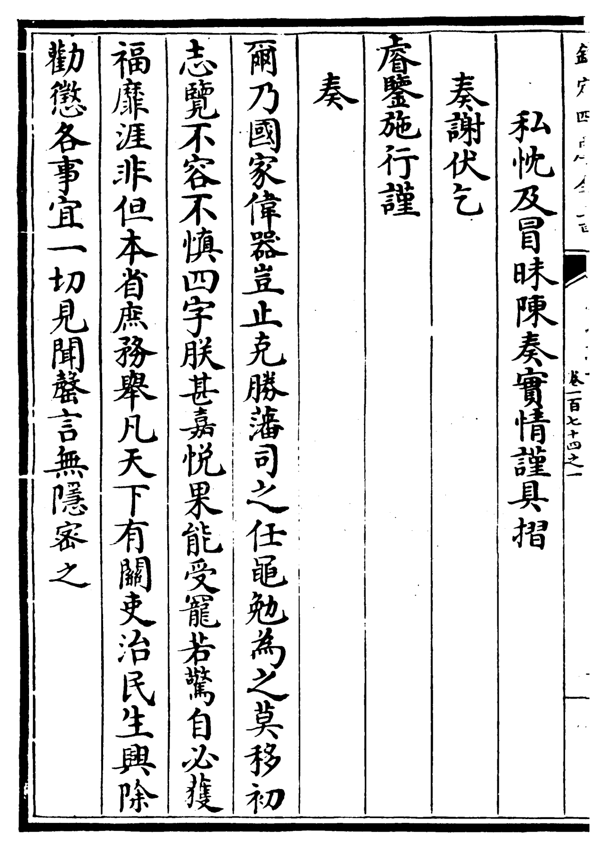
聖主陳之伏思

皇上因滇省鹽務廢弛不以臣為不肖著令清查又兼

管通省各銅廠茲雖稍除陋獘而措置調理尚需

一年半載方可著定成規已蒙

皇上俞旨著臣仍辦理鹽務仰見
聖明睿照無遺臣何敢以煩劇推卸祇恐兼顧拮据倘
稍有見識不到之處即負
聖主任用至意臣愚以為藩司事務雖重大繁多然較
之鹽務銅廠猶有章程可守應否懇請
皇恩別簡賢員辦理布政司事務俾臣得專理鹽銅庶
一年之內畧見成效并使屬員各盡厥職於地方
課餉兩無貽誤臣心亦得稍安矣所有微臣感戴



私忱及冒昧陳奏實情謹具摺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爾乃國家偉器豈止克勝藩司之任黽勉為之莫移初志覽不容不慎四字朕甚嘉悅果能受寵若驚自必獲福靡涯非但本省庶務舉凡天下有關吏治民生興除勸懲各事宜一切見聞罄言無隱容之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

道事臣李衛謹

奏為恭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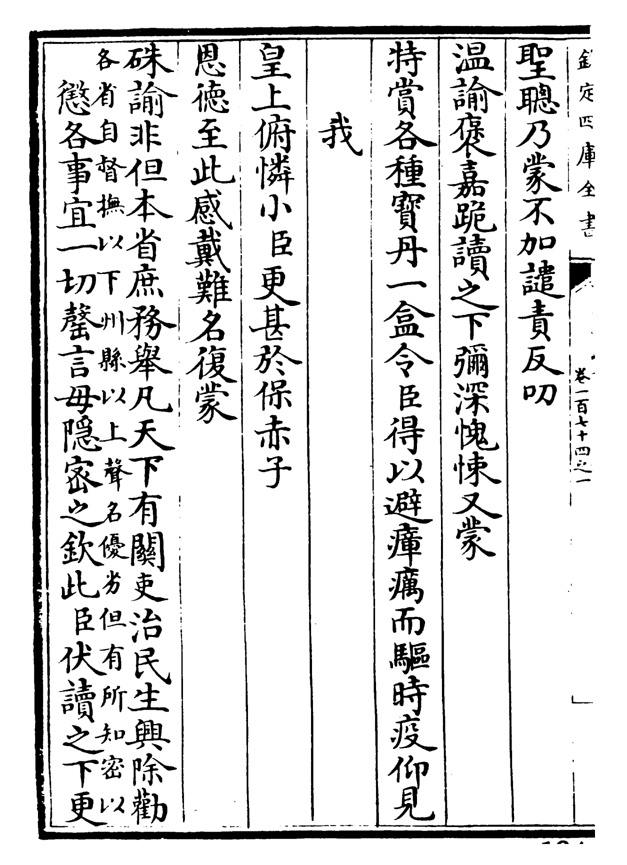
硃批奏摺叩謝

天恩事竊臣不揣愚昧因蒙

特恩越授藩司感激靡涯又恐報效難副故將廹切微

忱竝覆

奏尚書盧詢條議冒瀆



聖聰乃蒙不加譴責反叨
温諭褒嘉跪讀之下彌深愧悚又蒙
特賞各種寶丹一盒令臣得以避瘴癘而驅時疫仰見
我
皇上俯憐小臣更甚於保赤子
恩德至此感戴難名復蒙
硃諭非但本省庶務舉凡天下有關吏治民生興除勸
各省自督撫以下州縣以上聲名優劣但有所知密以
懲各事宜一切罄言毋隱密之欽此臣伏讀之下更

奏聞即不甚確實亦屬無妨朕自能訪察真情

覺悚惶自分何人敢當如此信任然既奉

特命又寧敢不殫思竭慮敬抒一得之愚臣竊思黄河遷徙無定泛漲靡常歷代無永奠之法而惟籌堤防障塞之策是以設官遍乎河干發帑輒論萬億為蒼生免陷溺為漕運通輓輸

國計民生兩關繫要幸蒙

皇上神明睿鑒宵旰圖維無時不留心

國計軫念民生凡分任河臣指示方畧為安瀾成平

計至深切也臣家居河濱頗知大概但自服官七
載未曾目擊邇年河流遷徙情形未敢冒昧詳陳
惟以積與之原委言之葢天地之有江河猶人身
之血脉宜流通不宜壅阻而黄河西北之水由高
就下悍激湍流尤非人力所能奪者故以神禹治
水止言疏引以入海無非順其性而利導之如尚
書所載久在
宸衷無庸臣之瑣贅然其洪流浩瀚洶湧奔溢急則衝

刷無底漫則沙泥淤塞治河之法或導或防惟於此處可施作用耳臣聞黃河入海之口原設有船夫不時疏濬使不致沙淤壅積下流之脉絡宣通則上源之橫決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後經河臣為節省裁革不於此處留心以致沙填海口黃河下流之處聽其散漫沙日益壅而水日益淺所以連年上流決口前次北岸之衝奪運道猶可急為補救惟去年決開南岸水無所容直趨洪澤湖仍由

船夫疏濬之說前經熟講乃無益之舉也更有人言海口向曾簽釘樁木防禦盜艘所以易致沙淤亟宜疏濬云云皆屬無稽之談

清口會合黃水方入東海但此洪澤一湖乃上自
陝西商南以東等處山水並河南五府以及江北
一帶諸流總滙即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
堰已屬危險再加黃河歸併其中更當何如汎黃
水渾沙一見清水必然澄落湖底勢將墊高再遇
朕每為此憂心今歲幸值無虞大抵全在得人耳能保
水發則湖愈淺而受水愈少高堰之保固愈難倘
一二歲不漫不衝則湖水暢流力足敵黃託賴
有漫溢則淮浦高寶以東數千萬生靈皆有可慮
上蒼垂庇河神助靈運道可望安瀾矣
想

皇上聖明久在洞鑒而未聞河臣言及於此深爲惶惑

臣幼齡時即聞從前三十餘載黄河不爲大患者實賴原任河臣靳輔之力迄今小民猶食其福且靳輔原好

彼時沿河官地盡種柳蓄草壖埽之需不累百姓已有旨飭令循舊舉行

遺愛未泯嗣後治河諸臣莫能改其成規不過託

皇家之洪福循途守轍仍無大患及漸次崇尚節儉之誠乃

議遂多用不知河務之腐儒因而漸至廢弛迨至罪不容誅之人

趙世顯陞授總河則婪財納賄賣官鬻爵竝不知

悉係朕所深知

國計民生之為何而流毒遂不可問矣其所恃者結

納

廷臣年送規例故窮奢極慾毫無忌憚至所用之人

大抵非門客幫閒則光棍蠹吏以至微極賤寡廉

鮮耻之徒而行賄緣鑽刺之路尚有何事不為甚

至道廳與堂官崔三結為兄弟微員認為假子是

以賣官惟論經管錢糧之多寡以定價值之高低

且

題補多係賒賬止須先取印領一紙補後方勾通開
銷果能照領全楚則為廉幹之員再有美缺復又
題陞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顧品行者不惟無人援
引率皆懷抱羞惡奉身而退此所以數年之間將
深悉河務之員蹤跡俱絕也當將靳輔所遺沿河
兩岸出產柳草之官地盡令開成熟田納租分肥
而險工之動用物料復派里民即其所做工程不
過河員先為打算開銷而後借稱某處宜築壩某

處挑引河等類然非講明分頭即應做之工亦不准行及講妥分潤則彼此掩飾或報衝塌或報沙塞累萬帑金化為烏有而别員旁觀者復援此為例聲言曾經出力孝敬挾制以求照顧遂成難閉之門矣又將運河八閘等處有各州縣地畝所出之募夫撈淺夫每年徵比銀錢上下瓜分以致閘河之寛深尺丈不能仍照舊制而蓄水湖之圍壩俱成平地遲運誤漕職是故耳其南河一帶每恐

種種情弊皆屬實蹟

迺來料理頗有頭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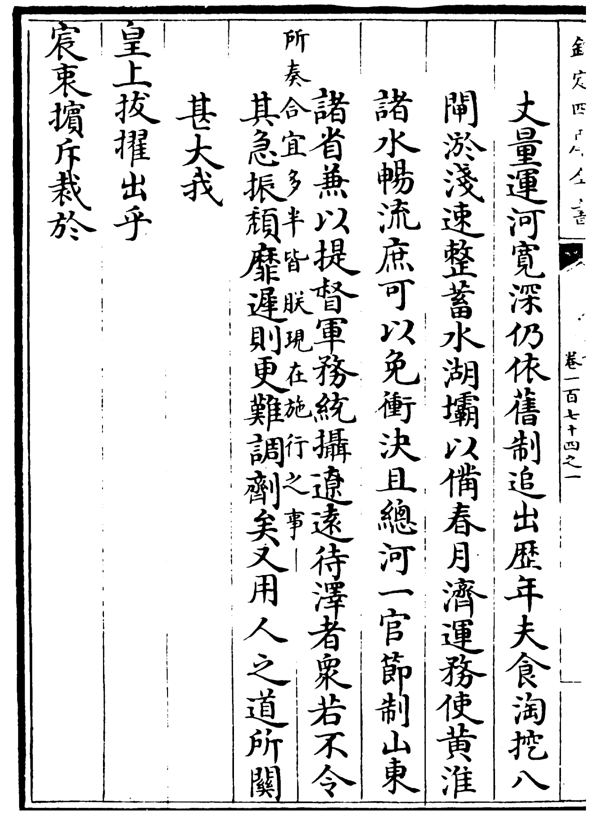
衝決處分過重故見水勢旣大則暗令河官黑夜
掘開揀空處放水希圖借報漫溢絕不顧一方百
姓之田墓廬舍盡付漂没而有寃莫告也是以黃
河上流及高寶一帶鄉民知覺此弊但遇水長皆
黑夜防閑恐河兵扒口放水而私稱河官爲河賊
則民情之怨望可知至於每年開銷帑金數十萬
多歸私囊爲打點之資於工程毫無裨益此皆臣
家居時每見効力各員以作弊爲能事逢人誇張

所言一字不虛原係彰明較著天下共見共聞之事為全無顧畏故得諸耳聞目見者如是實非親任河工檢查檔案所知也（此朕經屢降嚴旨飭令革除無如頹風積弊猝難盡改然亦漸知警惕矣）目今河干諸臣自不敢仍蹈前轍且必極力改易然恐舊習相沿難以驟除而效力河員又多為功名借階求其確知水勢畧有經濟之人百無一得即總理其事者亦難以甄別無遺況黃河之性與諸水迥別非永定北河可比似宜急為整頓但每見九列及內外臣工條陳大小諸務凡有一得無不仰荷

河防利弊條陳不一其人如言可採取者朕或密交河
聖主採擇惟有黃河大害從無一人言及雖云治河難
臣查議其支離浮泛不切於用者又皆寢而不發所以
以深悉然非畏任河工即慮有阻撓無濟且以遮
外間不得而知也
飾既久恐接手敗露病深難除故多瞻顧不前耳

伏乞

皇上睿鑒預為確訪選擇深知黃河水利實有經濟之
歷任河臣無出齊蘇勒之右者
臣令其秉公用人激濁揚清以示鼓勵仍令內外
大臣各舉所知河員調補辦理疏通海口濬利下
流遍閱河工形勢考究水性因時調度預防衝決



丈量運河寬深仍依舊制追出歷年夫食淘挖八閘淤淺速整蓄水湖壩以備春月濟運務使黃淮諸水暢流庶可以免衝決且總河一官節制山東諸省兼以提督軍務統攝遼遠待澤者衆若不令其急振頹靡遲則更難調劑矣又用人之道所關甚大哉

所奏合宜多半皆朕現在施行之事

皇上拔擢出乎

宸衷擯斥裁於

乾斷寸長不遺逷匪材必黜臣何敢置喙然保舉一端似
宜詳慎也凡大臣舉薦一官縱不敢欺
皇上其如大臣之不能不受人欺何臣愚以為舉大吏
不徒論其操守更當考其經猷不徒貴乎意見之
不徇尤當求其執持之無偏且封疆重任有統兵
守土之權若高言淡漠必致武備不修有察吏安
民之責倘激揚失當必致人心不服即有好官用
非其地不惟不見其長而適以形其短欲其勝任

通極之論

而愉快也難矣臣不敢以遠年無稽之事妄瀆第

就目下之人為

皇上陳之即如臣之舊堂官張伯行砥礪廉隅中外知

木偶人也清則真清

名用以為户部侍郎兼管倉場錢法誰不曰至當

不易但於持籌綜理之處尚未諳悉是以掌管出

入總滙間有不應發之項或多至數萬者一味判

行而可否曾不一問至若貢監報病故繳照之類

則必窮究搜駁之不已察於小而疎於大是以多

被羣姦朦蔽而不知原為其操守廉潔可以勝任

而孰知庫帑依舊暗銷矣今蒙

皇上知人善任以禮部尚書陞用方為人地相宜更有除此任外更無合宜之任矣

原任户部尚書趙申喬臣猶及隨同辦事年餘見第一實心任事者洵屬當代名臣難得之品

其於錢糧吏治無一不諳練精詳大臣中現在已

往莫有出其右者但其精神止用於分釐毫忽之公

間及重大有關係之處反多有出入未妥然其在

部中之清廉正直盡心竭力實可以為人臣法則

若湖其任湖南偏撫則有清官之貽害迄今未除（原非督撫才）者撫臣以經文緯武為提衡而置軍旅於不講視武弁為異類凡遇刁民告官並不查實立即叅拏一年內外屬員之倖免者無幾遂致湖南刁風大熾變成難治之區又被撫臣王之樞貪取無厭（所謂殺有餘辜貪吏中之尤者）復釀出惡民聚衆挾官圍城抗糧且敢勾通野苗焚搶據山動則扯旗習為故常臣赴任時由辰州府經過聞至今百姓有事不服拘拏雖有兵弁從不

過問名曰安靜則是人地一不相宜雖清官尚至流弊況其節操未優者乎此舉大吏之不可不詳慎也至於保舉有司若不考其實驗而但錄其才能則輕浮躁率邪移科斂之弊即出其中且僅採其聲名粉飾沽譽鑽營欺蔽之端亦寓其內惟操守一節實心為難然猶昭然於人耳目之事真偽可以立見止在保舉者之公私耳臣自履任以至於今每細心閱歷各屬員其庸碌無長貪劣廢弛

如王之樞更亦無地相宜也

封疆大吏關係國家隆替若得有猷有為有守者二十餘人分布寰區之內俾各涖政臨民敷宣教化則天下大治計日可期矣無如英髦罕覯即能公之一字者亦不易獲朕只得隨材器使量能授職徐觀後效耳

者俱不足論就其頗有聲名素稱才能之員一一考其實跡有差委奔走之事則長於辦理而撫字催科無一可取者是其才止堪為人用而不能自為用者也有長於吏治而疎於出納以致錢糧虧空者是自恃其才而輕量天下事不謹之所以流弊也兼有利口捷給論事多中而於職守事務全無實濟者是又才之用於偏而失其正將於外而歉於中者也又有一等巧於鑽營專工窺探上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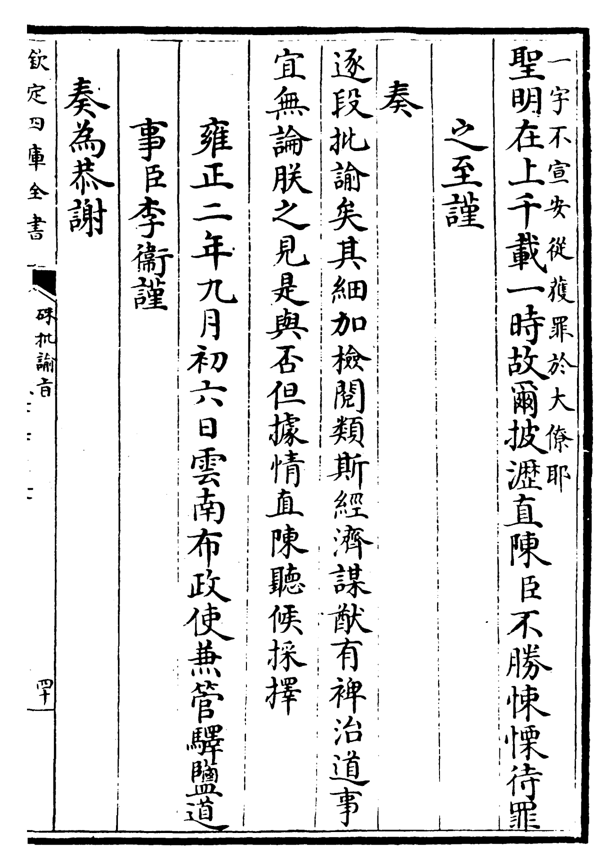
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而言動氣象無不體貼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機一遇保舉捨此而誰豈知圖得保舉則從前之官小而不敢少露鋒芒者至此得志而本色盡現此又才之用於詐偽而為患尤烈者也更有風厲之官嚴處過刻而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寛中釀事而反滋弊竇凡此數

議論快暢之至

所以朕每諭內外大臣毋因曾經保舉而稍涉袒護也

等皆以才名而多於地方有悞僨保舉者僅以才能二字塞責鮮有不貽害者臣請嗣後凡保舉各

官必令註名所長不必諱其所短驗過成效確有
日前有旨令爾等密摺保奏亦正此意
實跡以備
簡用必求人地相宜方獲裨益倘有不職罪坐保舉之
此說似屬難行人情遷改無常即親子弟亦難保其始
人並嚴究保舉情故使冒濫者不敢鑽刺倖進徇
終如一許令隨保隨參方不畏首畏尾
情者不敢朦朧混瀆庶可收得人之效矣以上諺
陳河工保舉二端臣自知妄言
爾係遵諭具覆何妄言之有即未經奉旨既蒙知遇為
國家重務且多獲罪大僚惟因受
朝廷臣子則休戚相共遇事豈容隱嘿況此等奏摺朕
恩深重不惜身家利害何敢隱忍緘默況逢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故爾披瀝直陳臣不勝悚慄待罪

一字不宣安從獲罪於大僚耶

之至謹

奏

逐段批諭矣其細加檢閱類斯經濟謀猷有裨治道事

宜無論朕之見是與否但據情直陳聽候採擇

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事臣李衛謹

奏為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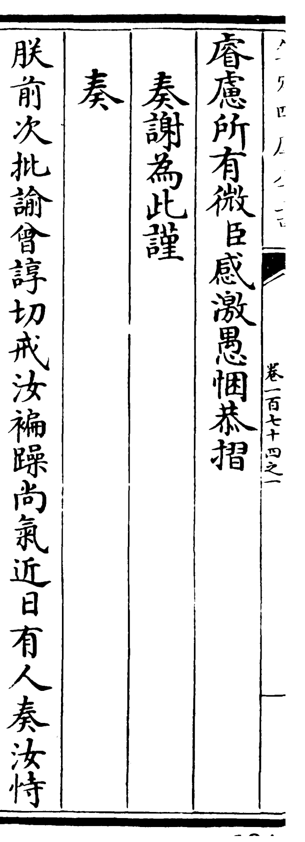
天恩事竊臣於本年閏四月十六日恭接督臣高其倬
進摺差役帶田臣前次
奏摺到滇跪讀
硃批諭旨誥誡諄詳無微不至又蒙
欽賞黎洞丸藥以醫臣病自揣何人乃致時厪
聖懷天地父母之德未有如是之浩蕩剴切者也感激
微情累詞難罄惟有凜遵
聖諭調養微軀以圖報效而已臣吐血之後因先得青

海蕩平之捷嗣後提臣郝玉麟於擦哇岡擒獲姦細以及外番歸順中甸投誠又幸魯魁山賊剿滅滇南之積患得除且全省雨澤普徧禾稼已兆豐登復蒙

皇恩稠疊有加無已節次慶幸業將全愈又得

皇上御賜良藥謹服二丸益加痊除可望復元嗣後當刻刻敬念

訓旨從容辦職不敢復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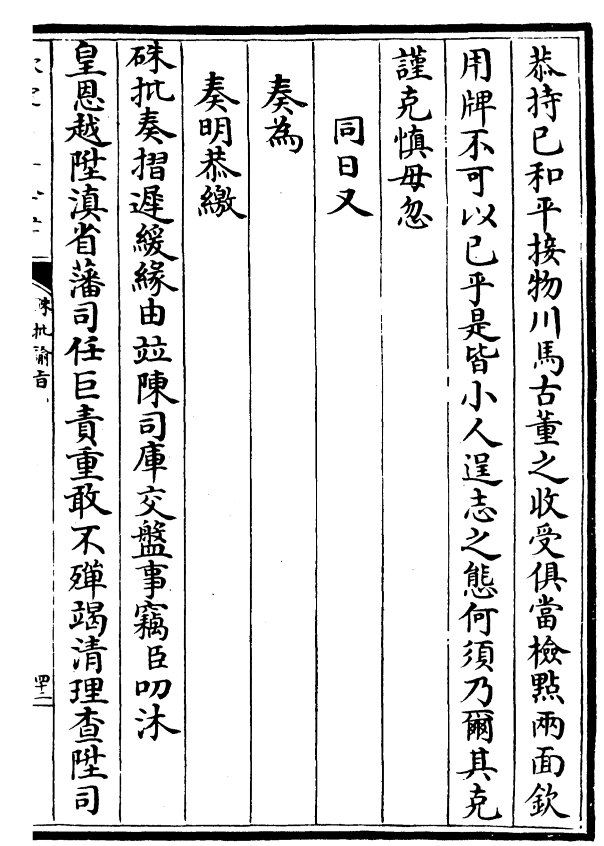


睿慮所有微臣感激愚悃恭摺

奏謝為此謹

奏

朕前次批諭曾諄切戒汝褊躁尚氣近日有人奏汝恃
寵放縱於督撫上司前粗率無禮而私地直呼為老高
老楊操守亦不能純間有巧取處等語況抵補錢糧之
奏即屬孟浪僭越若如此行為則大負朕之倚任汝不
自保始終異日莫怨朕不始終保全之也嗣後極宜謙



恭持已和平接物川馬古董之收受俱當檢點兩面欽
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態何須乃爾其克
謹克慎毋忽
同日又
奏為
奏明恭繳
硃批奏摺遲緩緣由竝陳司庫交盤事竊臣叨沐
皇恩越陞滇省藩司任巨責重敢不殫竭清理查陞司

毛文銓經手一應錢糧雖藩庫現在可以無虧但
交盤成例止開動用庫銀數目其一切開除俱在
奏銷錢糧并軍需案內分晰造報查今番滿兵撤
回江浙提鎮出兵備養馬匹及差遣文武官弁前
辦事各種盤費幫貼兵丁安家等類尚未班師無
憑造報將來奏銷案內除應開銷外尚有不准開
銷者歷來此等無著軍需皆用俸工抵補查前番
出兵虛懸庫帑經撫臣楊名時

題明節次扣抵已預算至雍正十三年後方能全完但前項扣抵俸工數内除收過還庫外仍有原任巡撫甘國壁所欠四萬五千六百餘兩現在交臣接徵代為追補但今後奏銷軍需俸工業經停捐則毛文銓任内動用過軍需銀兩將來不准開銷之數無項可抵勢必變成虧空臣愚以為與其替甘國壁催追未完之俸工不若留為抵補去年滿兵過滇提鎮文武出口不在開銷例内之數免致

日後錢糧虛懸至甘國璧從前未完之四萬五千
大抵無非此一派作為漸次發露矣即此亦係該督撫
六百餘兩仍令其繳還一轉移間於錢糧有益則
之責非汝所當主持者
藩庫可以徹底全清矣再查雲南布政司一缺每
年平頭火耗錫稅所餘雜項陋規聚零合總約有
盈萬若概行革除恐後官無以養廉勢必需索屬
員貽累地方臣於鹽道任內已有
恩給盤費銀四千兩今二缺實係一人則此項仍可足
若辦分內陋規以求見信於朕而別為巧取之舉反不
用其布政司陋規惟於臣在任之日貯存司庫添

如不辭之為愈也

補地方辦公之需倘蒙

聖恩另簡賢員則將此後所有留為養廉臣不敢絲毫

隱蔽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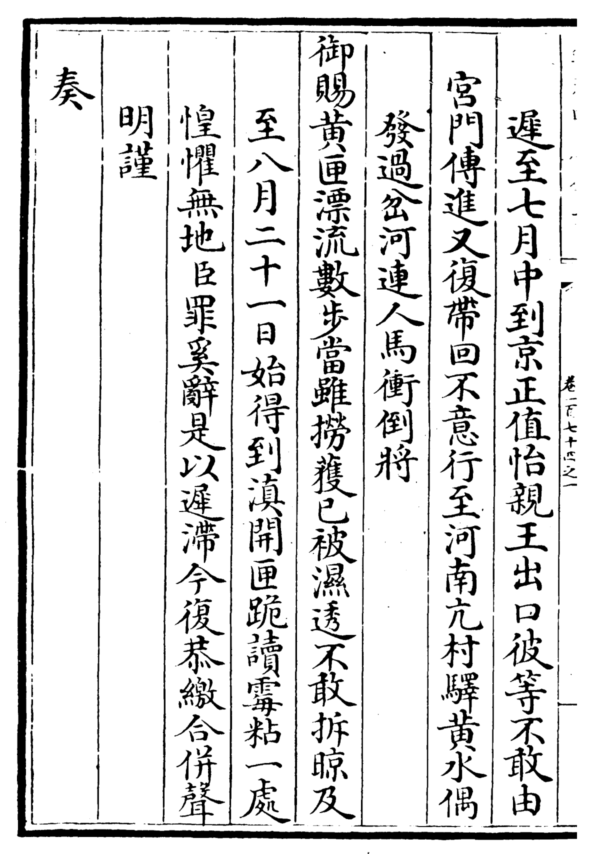
奏明更有瀆陳者臣接管藩庫交盤之後於六月初

一日繕摺茲恭繳從前接到

硃批原奏同

欽賜黎洞九謝

恩一摺俱交付督臣差役賴君佐王有功齎帶途間稽



遲至七月中到京正值怡親王出口彼等不敢由

宮門傳進又復帶回不意行至河南亢村驛黃水偶

發過岔河連人馬衝倒將

御賜黃匣漂流數步當雖撈獲已被濕透不敢拆晾及

至八月二十一日始得到滇開匣跪讀霉粘一處

惶懼無地臣罪奚辭是以遲滯今復恭繳合併聲

明謹

奏

路途遥遠霉濕垢汚係常有之事小人輩無足責也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

道事臣李衛謹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伏讀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諭至有密奏密下諭旨者仍密行詳悉奏聞朕之所

以寛其期限者俾欲各得悉心體究斟酌施行於吏

治兵民實有所濟各宜砥礪以副朕懐特諭欽此臣

自雍正元年五月到任後凡具
奏一切地方利弊鹽井事宜及節次
硃批覆奏之處所有已經遵行暨現在著有成效除將
原摺恭繳外其中有應具題者俱詳請督撫公同
題明應奏者臣節次盡行覆
奏今屆年終理合遵
旨奏明如白井沙滷減價撥銷故私鹽不待禁而漸除
原奏每年可收買百萬斤今此外又有多收現在

酌地行銷其黑井從前所隱之新井每年亦可煎
出百萬斤查滇省舊有八處鹽井除現在正課無
虧并加脚減價外尚有裁出督撫並鹽道衙門舊
規共贏餘銀六萬五千七百餘兩俱經
題奏留備地方公事造冊報部在案今復開只舊草
溪井每年可得餘息銀四千餘兩暫抵從前虧隍
額鹽已經
題明三年完補後增入新課又開麗江府土井每年

可得餘息銀二千二百餘兩可抵琅安二小井減

平昂價又新開按板抱母等井除薪本各項外每

年可出課銀二萬餘兩原奏將此抵補通省額鹽

髙價今黑白景彌等井鹽價俱平毋庸抵減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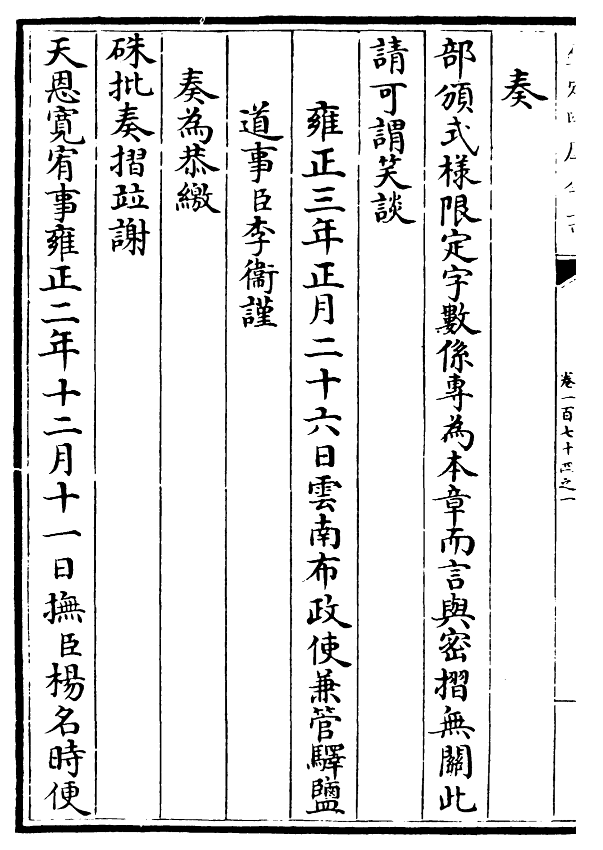
將此項餘息以作威遠茶山一帶新設官兵俸餉

則滇南全省門户嚴謹而兵勢連絡矣所有各銅

廠日加調劑漸有起色比舊額有增俟核實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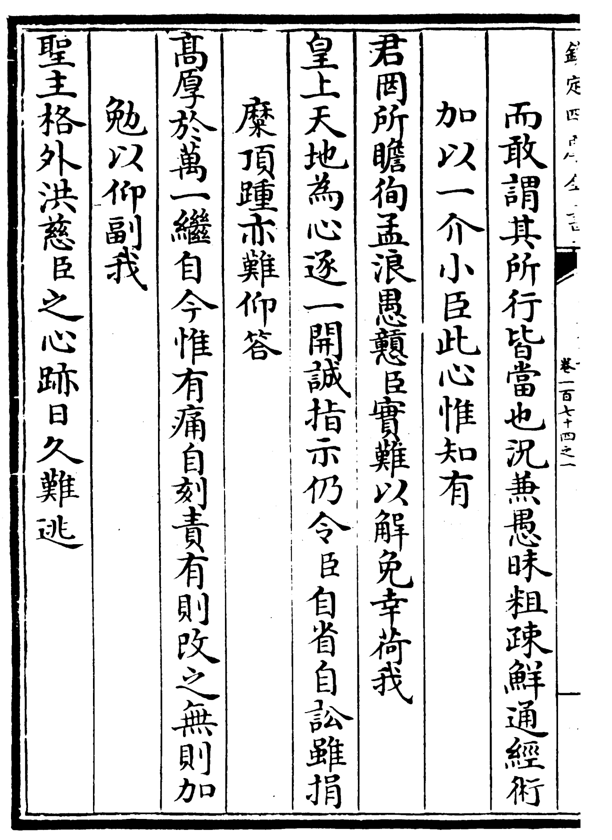
另

奏報至於藩鹽二庫錢糧有著者設法陸續追取無
著者漸少逐次清理諸弊俱除惟那新掩舊或恐
不免然亦不時查察諒明年奏銷前可以清楚臣
不避嫌怨與使氣凌人驕慢無禮判然兩途弗相交涉
若稍避嫌怨萬難整頓惟有遵照理法不敢任性
汝宜勤修者惟涵養二字最為切要務須勉為全人方
亦不敢委蛇從事此摺係遵奉部頒定式與從前
不有負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書云習與性成若不
不一臣愚昧未知密
痛自刻責未易改除將來必以此受累後悔何及
奏事件應否照舊不限字數今交撫臣便差帶
進合併聲明臣不勝瞻仰敬凛之至謹



奏
部頒式樣限定字數係專為本章而言與密摺無關此
請可謂笑談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
道事臣李衞謹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竝謝
天恩寬宥事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撫臣楊名時便

差帶回臣藩庫交盤並謝
恩覆
奏三摺跪讀之下蒙
皇上飭諭改過不即加以重罪策勵深切感悚無地伏
念臣以部曹微員蒙
皇上逾格擢用榮遇非常返躬自問實無寸長足錄而
備位滇藩夙夜兢惕罪終莫逭尚復何求每思自
古人臣雖刻意求全猶不能必其無過臣何人斯



而敢謂其所行皆當也況兼愚昧粗疎鮮通經術

加以一介小臣此心惟知有

君罔所瞻徇孟浪愚戇臣實難以解免幸荷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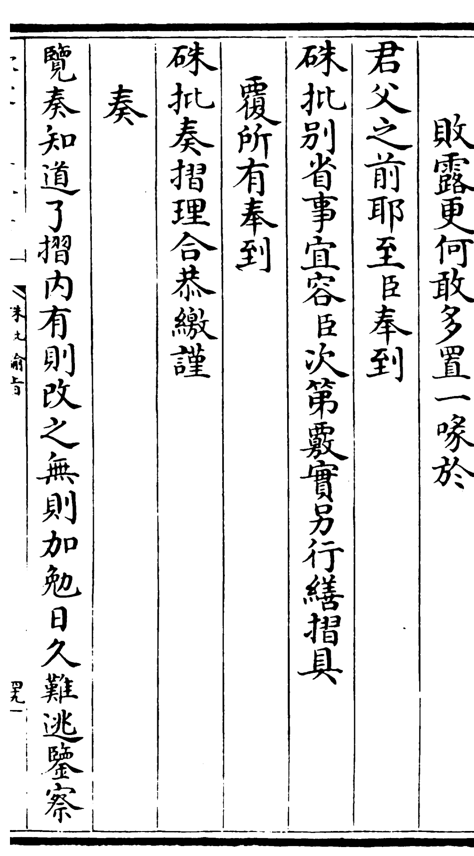
皇上天地為心逐一開誠指示仍令臣自省自訟雖捐

糜頂踵亦難仰答

高厚於萬一繼自今惟有痛自刻責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以仰副我

聖主格外洪慈臣之心跡日久難逃


睿鑒倘有背理存私剛愎茲用之處雖百計掩飾終必
敗露更何敢多置一喙於
君父之前耶至臣奉到
硃批別省事宜容臣次第覈實另行繕摺具
覆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奏知道了摺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久難逃鑒察

雖百計掩飾終必敗露之語盡之矣全朕用人顏面正在於汝前此戒汝狂縱尚氣乃朕由中之訓其餘風聞不過令汝知之之意原未深信勉為之無庸畏懼亦不宜放恣朕若不得真實憑據斷未有枉加譴責之理自信無他坦懷勿慮稍覺抱慊小心內疚二語當為終身誦

和平度宇為朕生平之所羡慕驕傲形態乃朕生平之所檢戒以汝氣質而論亦宜時存此念方收涵養功效

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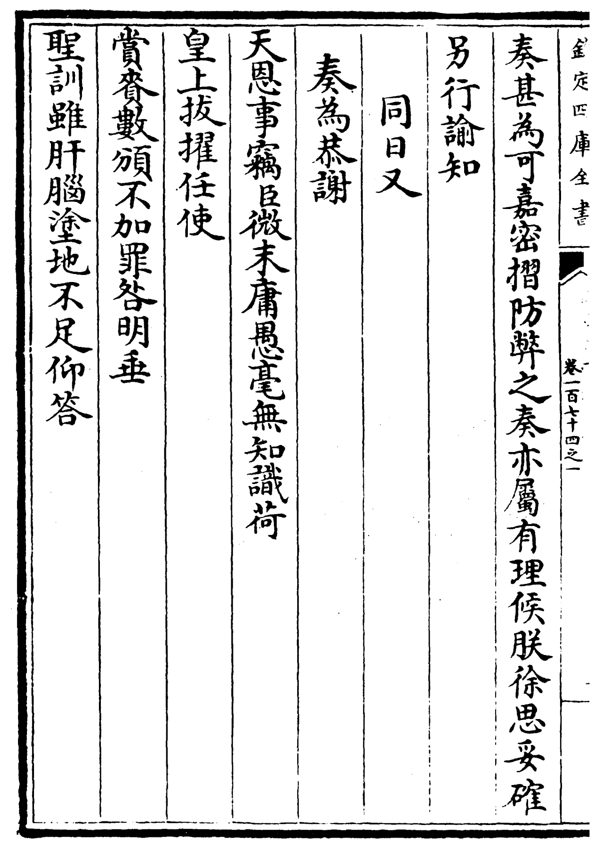
事臣李衛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條陳三款留中內海運一事屢有人言及朕經向廷臣再四籌酌率皆以為難行況現今載糧船隻又非航海之具此事所關甚大不便輕為定議清理各省邊界之



奏甚為可嘉密摺防弊之奏亦屬有理候朕徐思妥確

另行諭知

同日又

奏為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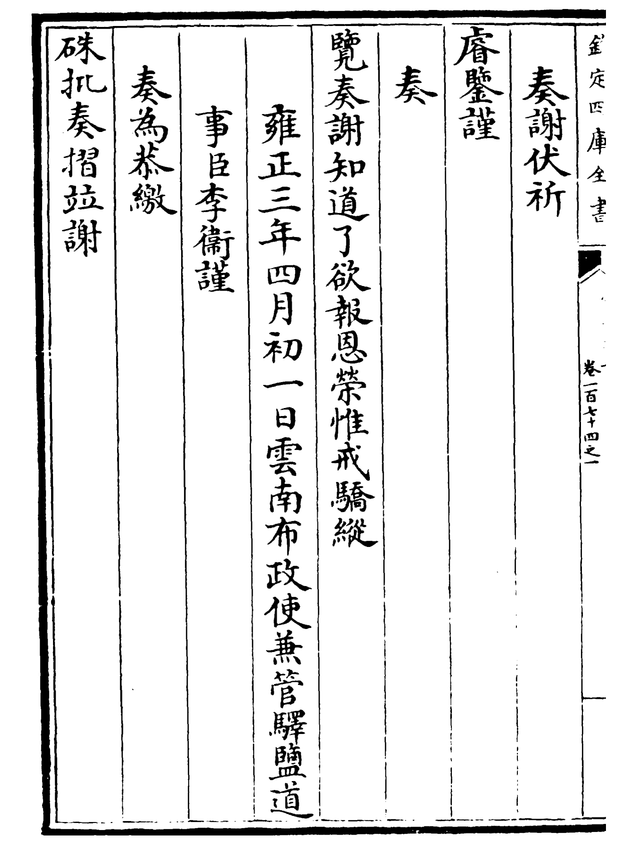
天恩事竊臣微末庸愚毫無知識荷

皇上拔擢任使

賞賚數頒不加罪咎明垂

聖訓雖肝腦塗地不足仰答

天心乃復蒙
欽賜御書不惟與督撫提臣同被
洪施懐懼過分且得仰承
恩錫天福永遠供奉足令邪魅退避瘴癘不侵傳之子
孫光耀無極臣自揣何人邀榮至此敢不益矢犬
馬之志竭致捐糜之身以圖報效萬一隨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所有臣感戴愚誠激切



奏謝伏祈

睿鑒謹

奏

覽奏謝知道了欲報恩榮惟戒驕縱

雍正三年四月初一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

事臣李衛謹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竝謝

聖恩訓諭事竊臣因彙奏雍正二年分以前所辦事宜

蒙

皇上硃批不避嫌怨與使氣凌人驕慢無禮判然兩途彿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養二字最為切要務須勉為全人方不有負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書云習與性成若不痛自刻責未易改除將來必以此受累後悔何及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神明睿鑒深悉臣愚昧招愆之由

誠諭諄諄務使臣勉為全人屬望之優至此臣非木石
寧不感痛流涕刻自濯磨以副
聖主策勵殊恩但臣之職任皆通省財賦之區實嫌疑
指摘之地且謬荷
天恩於格外尤為羣情嫉忌之所歸是以臣抵任以來
無時敢忘後來地步凡收發錢糧不拘多寡皆委
官眼同存庫即聚零合總稍有羨溢不在常規之
內者亦必彙報督撫俟奏銷時一並查造摺

奏充公乃猶有言臣勉辭羸羨掩飾巧取者此係臣

名節攸關伏祈

皇上特差正直無私内員徹底清查臣於日用養廉之

外再有欺瞞入已昧心營私之處不但難逃

國法

上蒼亦必不容更有請者臣一介愚魯原無才識學術錢

穀亦非臣所長皆蒙

皇上面為訓諭奉持而行故得勉為辦理未至隕越然

自雍正元年正月叩辭

天顏將及三載久未親承

訓旨諸事無以遵循依戀微忱時厪寤寐兼有外省情

形要務非面陳無由得悉懇乞

皇恩准 臣 於奏銷後秋月進京面請

聖訓候旨竝望回時便道一省 臣 母則

殊恩異數逾於造化生成萬萬矣為此謹

奏

種種譏毀皆出年羮堯之口今其欺詐負恩情狀已盡敗露汝事不辯自明矣第傲慢凌人恐汝不無此病諄切訓誨實由朕衷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當時刻自檢毋忽

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事臣李衞謹

奏為奏

聞邊地情形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培元氣而重教養因時調劑俯順輿情
務使政令不煩兵民信悅為臣子者遵循供職則
道德一而風俗同可旋至立效者也惟是邊省之
政治有難與內地同施者葢漢土雜居接連外夷
淳梗不一職司邊疆之臣若以有事為榮喜功好
大以刻責為震懾使彼無所適從則不但滋事啓
前言與後意相違不自知其矛盾
釁實有背於
聖天子懷柔至意然而任其驕悖背負

天恩因循畏縮槩置不問則不惟有傷
國體且足以開外夷藐玩之端為誤尤甚即如雲南
開化府與交趾地界不清一事除失之於明季者
不論外我
天朝前任開化之文武流官視此遐荒僻地輕於鴻毛
是以將逢春一里又被交人蠶食多年然至今額
糧秋米一十二石一斗零係開化府代為賠納誌
書輿圖記載分明因委查銅礦始知其故且據逢

春里之居民紛紛控訴顧回

未必人人盡然即果如是亦當循理考據籌酌周詳豈可因無知小民之控訴而輕啟外夷之釁耶

天朝仍為內地之百姓臣職任藩司有通省地方之責焉敢明知此事而甘蹈從前輕棄內地之故轍乎

平心

然猶未敢輕率復細加確訪始經詳明督撫止以

開導講理則可

情理開導行文令彼國差員會勘各清界址不期

是何言與

矢口亂道

陖王絕不曉事聞係江西漢姦竄位甫及五載惟

何由而知

利是從一任土官舞筆塗鴉初則回文推諉不遜隨後即用驚嚇前官之故智令彼土官率領陖兵

數千來開化邊鄙揚威經督臣高其倬飛飭新任
總兵馮允中相機彈壓要隘勿令驚擾内地居民
該鎮頗悉邊情遂設備堵禦而彼蠻人一見
天朝軍威整肅非比前此怯懦其計已窮隨即暗自撤具然豈其然乎
回至今尚留兵千餘在彼口内駐劄窺探内地消
息今接督臣牌示云陜王已經具
奏奉有
諭旨敕命遵行到臣自應聽督臣設處何敢瀆陳然臣

有不得不

奏者葢因陜王將失自我

本朝之逢春里改揑土名竟欲一槩割去則開化府與

彼交界僅存百二十里若照伊所奏名色盡行撥

給此外無可再查矣臣於此事初以為

天朝之地不應被伊占去故爾詳請會勘實為疆土有

關體統起見即督撫二臣皆慎密有餘若非應清

之界亦斷不准行文後因彼國有兵先來是以堵

禦要隘原非鎮臣馮允中多事所致臣若存心偏私以為彼係年羹堯所薦之員不自認咎推卸與

鄙哉焉用涉及事外

人則此刻薄之念欺世亦屬不可而益以朦蔽皇上罪戾匪輕況該鎮自抵任以來小心供職絕不敢效他人之倚恃權勢妄縱驕傲見於顏色臣實不敢掩人之善若以為事屬小節皆當不與之較亦

初起時朕已料及必係李衛生出之事

係臣從前初詳之罪懇請交部議處免累他人於心亦覺稍安不但此也臣自抵任之後因見各土

司夷猓強橫殺掠深為民害曽於公所言明嗣後辦理地方除害之事有過當自認之有功概不敢居幸逢督撫二臣同心協力痛加整頓仰托皇上洪福使頑梗革面仇殺風息若不據實直陳恐縱蠻人之志而且逢春一里之居民傾心向化望救若蘇倘仍與彼國勢必盡行抄沒亦非仰體我悉係一偏議論皇上好生之仁臣又接閱邸鈔見廣西撫臣李紱有陝懸揣之詞輒形諸楮墨殊屬冒人邊鄙仇殺之奏其中不無含糊殺擄情形而部

聽之至

議尚欲不准行文幸蒙

聖明改正無不羣仰

睿鑒據此則阮王之擾亂邊疆不止一處明矣且彼犬

安南於外夷中猶稱文物之邦其人果皆犬羊之性乎若然則與犬羊又何難焉斯語謬矣

羊之性畏威而不懷德結怨而不記恩其從前三年兩次被魯魁等賊入境刦掠不可勝數甚至破其水尾州擄其子女焚其倉庫搶其礦廠從不敢與數十野賊抵敵今魯魁平定除彼之害我

試問我兵平定魯魁係為安南而發耶

天朝以理行文清界反行抗拒是絕不知有禮法槩可

見矣臣寧甘安

奏處分斷不敢緘默以啓外夷藐玩抗拒之端邉省

斯語更謬矣

異日無窮之患也謹據實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總之根本處業既乖離則枝葉柎蕚何有佳致此奏一

無可取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事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據曲靖府屬之霑益陸凉二州並南寧平彞兩縣報稱陰雨頗多忽遇霑益州所屬史家坡地方起蛟山水暴發淹沒田禾衝倒民房當即報明督撫二臣委員查勘並帶去備公銀兩令其分別賑恤撫慰安頓未至流離失所查此被災之地雖

連及數州縣但係一河汎漲順流而下凡接壤此
河者兩岸即遭漂沒故惟近河併紅花海低窪處
百姓獨受其害實非普遍被災至通省禾稼皆好
禄豐一縣雨澤愆期幸有臣等所開水利一道補
救大半後亦得雨霑足恐厪
聖懷理合據實奏
聞再臣聞河南湖廣一帶道路不寧有奉
發滇省委署州縣之舉人李應國曾在湖廣順林驛被

竊又有臣衙門庫官陸正可由京攜眷來滇赴任行至河南裕州宿於南關客店夜被大盜十七八人明火執仗將庫官砍傷衣物盤費盡刦一空拋棄家眷隻身來滇迄今刀傷未愈該地方官見其囊空人傷不能行動恐干盜案願幫賠銀五十兩令其離境泯迹否則拖累不許起身亦未報緝又臣於春月有僕人回家行至湖廣傅林驛地方夜宿客店亦被盜竊又前次滇省保送進京輪流引

見之武官南天祥段宗岳馮鸞等回任據稱途間河南
湖廣多盜難行衆口無異臣思內省平原之地豈
容盜賊肆刦行旅裹足有關吏治謹據實奏
乙

覽嚴飭施行謹
奏
凡百悉如此據事直陳一無顧避殊屬可嘉之至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徐　焯